



登欢喜地

范新宏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登欢喜地

范新宏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登欢喜地/范新宏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399-3017-6

I.登… II.范…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5917 号

书 名 登欢喜地
著 者 范新宏
责任编辑 钱兴奇 韩 蕾
责任校对 红 宏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靖江市辰龙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 / 24
字 数 220 千
印 张 9.75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017-6
定 价 25.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致拓荒者（代序）

张泽民

新宏将其多年来的散文作品结集出版，书初名为《潮音石》。

海潮、心潮、时代潮，或者来自自然界，或者来自心灵深处，或者来自社会前沿，这有形的或者无形的力量，不断地撞击、冲刷、砥砺，久而久之，终将留下些什么。书稿正是记录了作者的生活历程，记录了作者的心路历程，也记录了作者这些年纸上行走的历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宏从长江边的靖江孤山脚下，来到扬州瘦西湖畔，就读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那时候，靖江还是隶属于扬州的一个县。

滔滔东去的扬子江，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两条古老的母亲河滋润了广袤大地，孕育了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是范新宏立足的根基。古城的文化底蕴，大学的文学教育，使其情钟文心，意执雕龙，有志于在传承文明薪火的长路上，做一名脚踏实地的“拓荒者”。

大学时代，范新宏的处女作《拓荒者》，在国内知名散文杂志发表，才华初展，令多少放飞青春的同窗刮目相看。

大学毕业，范新宏回到了家乡。此后虽有联系，但具体的情况，我所知甚少，只知道这些年来，他先在靖江县广播电视局工作，后逐步擢升为靖江人民广播电台台长，靖江日报副总编，中共靖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市文明办主任，现在又担任了中共靖江市委组织部的领导，仕途之上，也可算得风顺水。

直到这次他将书稿捧至面前，遂使我不胜惊讶：岁月悠忽，匆匆二十年，范新宏改变了许多，而还有些东西至今却一直未变，今日的范新宏，依旧是一个慧中秀外、沉稳内敛的人，一个在文学道路上悄然行走、不懈追求的“拓荒者”，只是由于岁月的磨砺，使其对大千世界的认识，渐趋成熟与老到；于世事人情，亦近洞明与练达。笔下文采斐然的文字，在浓

浓的书卷气中,少了一点青春的激越,多了些许世事的沧桑。

散文之有别于其它文学品种,就在于散文作者之“我”与读者作直接的交流与沟通,形成默契与互动;委婉的叙述,动情的倾诉,透辟的论理,激越的呼号……让你赏心悦目,让你回肠荡气,让你心事浩茫,让你拍案而起,让你步入一方精神世界的绿洲……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将书稿定名为《登欢喜地》,该是别有深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是最为个性化的文学品种,作者的真情实感与真知灼见,当为散文创作的根本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散文园地繁花似锦,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来,散文创作上也存在着某些贵族化倾向。其主要表现为,对社会革新的漠然,对民众疾苦的漠然,拒绝社会责任和道义的担当,而一味地沉醉于表述自我,张扬自我,对于此类作品,我们尤须警醒。

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时期,人民群众在不断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希望获得文化生活的满足。时代呼唤着散文创作有一个更大的突破。它首先是散文作家们思想境界的提升和生活空间的拓展。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国家民族的未来,历来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作家们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这个看起来已是十分陈旧的话题,却仍是当今作家们所面临的现实。

诚如本书作者在书中所说:“不要因洞察世态的炎凉而弃绝红尘,不要因感慨人情的冷暖而渴慕空门。”“世界既然怀着痛苦生育了我们,我们就要改造这尚存痛苦的世界。”置身于改造世界的洪流,这无疑是散文创作的源泉。海潮、心潮、时代潮,将鸣奏何等动人心魄的乐章。

作家巴金曾说:“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可以说明:我不曾玩弄人生,不曾装饰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日记》题词)一代宗师的至理名言,值得我们记取。

“拓荒者”的事业是艰辛的,但“拓荒者”并不孤单。“拓荒”,从本质意义上说是变革,是创新,而创新是最具魅力最有前途的。

(作者为原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原扬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目 录

第一辑
帘外月胧明

- 致拓荒者(代序)
- 2 路边的紫荆花
- 8 夜读
- 11 登欢喜地
- 14 路上的闲言
- 18 遥望苏小小
- 22 城市屋檐下
- 26 灯火里的芭堤雅
- 29 网上的事
- 32 青花恋
- 35 乘三轮车
- 38 静夜思
- 41 编辑部的故事
- 46 竹西三叹
- 50 棕竹花开
- 53 沉静的佳丽
- 57 淡妆新居
- 60 有味是清欢
- 62 年年岁岁一床书

第二辑
旧时堂前燕

- 66 老宅
71 月上东山
74 乡下过年
78 上城看戏
81 门里的山
85 乱仓往事
87 一树红紫
90 芦笳飘香的时节
94 丢在风里的草稿
98 背唐诗
100 小女追星
103 学琴记
106 新年快乐
108 親子粥
111 寒梅著花
115 难忘的花事
118 扬州看月

第三辑
青春在叩门

- 122 靖江的背影
126 梦里瘦西湖
130 长城断想
133 广陵怀古
136 青春在叩门
140 同窗四年
147 拓荒者
151 群众演员
154 别亦难

第四辑
行行重行行

- 157 鸟殇
160 看海
162 秋思短章
165 考不完的试
169 1994年的祝福
172 那时岁月

177 匆匆马六甲
182 湄南河上的风景
185 漂在夜桂河上
187 周庄的记忆
189 丽人锦溪
192 西塘的午后
196 夜宿枫桥
199 龙井问茶
202 避暑隆昌寺
204 潮音石
207 佛母洞
209 在歌乐山上
212 过巫山县城
215 夜谒张飞庙
218 三城碎语
223 喜鹊满归路

226 后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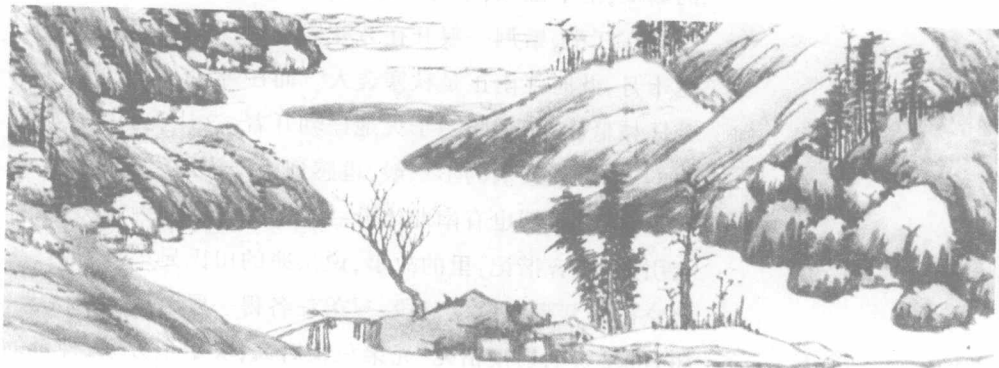
第一辑

帘外月胧明

凝神静听檐下雨滴的声音，想遥远的南朝，
想烟雨中的楼台，想春风里飘摇的酒旗，想江南
青石板路上响起的湿漉漉的声声木屐。

春草池塘的水，漫过岸边青青的芦芽了吗？

西湖上的画船里，是否有一个在雨中卷帘深
坐的美人？





路边的紫荆花

拖着拉杆箱，走出香港国际机场。路边，一排红红紫紫的花树，在南国的风中摇曳，煞是抢眼。接站的香港主人，用带着粤语腔的普通话告诉我们，那就是紫荆，香港的区花。

上了中巴，倚着车窗，好奇地看两旁夹道的紫荆花树。

紫荆很特别，花树枝叶繁茂，高过人头。阔叶如掌张开，仿佛欢迎远来的客人。枝叶间一簇簇盛开的紫花，犹如翩翩的蝴蝶，上下翻飞，争奇斗艳，透露出动感之都的热烈。

在江南，紫荆一般开在芳菲摇落的暮春。我们来香港已是十月，此时江南正是秋寒袭人。而在香港，紫荆正千朵万朵压枝低，浓于胭脂烈于火地蓬勃开着。这让我们久居长江边的人，感到紫荆的不一般，也感到中国疆域之辽阔。

其实，紫荆也有南北之分。很多写香港紫荆的文章，都会引用《续齐谐记》里的故事，说京兆的田氏兄弟分家时，想把堂前的紫荆树一砍三段，兄弟仨各得一段。谁知，人无义，树有情，紫荆当夜枯死。兄弟仨很后悔，决定不分家。神奇的



是，兄弟仨的决定做出后，枯死的紫荆又复活了。此后，紫荆有了好听的名字，叫兄弟花、友爱花。其实，那是写北紫荆的，香港的南紫荆，根本不可能在当时京兆的治所西安生长。而好心人也曾将北方的紫荆引种到南方，结果都没有成活。

看来，花树的生长，是不能离开自己的土地的。就像香港，最终的发展，还是要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少了文人的牵强附会，南紫荆却一点也没少历史的沧桑，毕竟，英国人的米字旗在这里飘了一百多年。

二

到过现在的浦东，再去香港，你会觉得香港其实也没什么。假如不是维多利亚海湾超过黄浦江，香港城市的气度，很难说就一定胜过浦东。如果说，浦东是时兴耀眼的靓妆丽人，而香港明显有点年长色衰。特别是白天，蓝天白云下，从太平山俯瞰香港，远远的城市建筑看去密密相连，容颜沧桑，并不是人们想象的光彩照人的富贵气象。

而当你乘车穿行在香港纵横交错的道路上时，你的感觉或许会更强烈。车行在



路上,左右是花花绿绿、密不透风的楼,前后是不见头尾的车流、五颜六色的车。我忽然想起陶渊明的一句诗:久在樊笼里。香港是现代都市的樊笼,典型的钢筋混凝土的“石屎森林”。很难看到一条路是笔直的,且都不太宽,显得窄小、挤逼,很压抑。而在千姿百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间,间或冒出一两座黑糊糊的旧楼,更是煞风景。

闹市人群的拥挤,一如透不过气的楼。加上成千上万辆汽车排出的尾气,空气的混浊,可想而知,据说,香港只有20层楼以上的空气,才达标。

令人尊敬的是,近700万的香港人,生活在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密度如此之高的城市,秩序井然,也很干净整洁,不像大陆城市的争先恐后,不修边幅。

最能显示香港人不一般的,是香港很多的地标建筑。如参天耸立的国际金融中心大厦、中环广场大厦、中银大厦,白翼伸展的国际会展中心、举世无双的青马大桥、新建成的迪斯尼乐园、娱乐天堂海洋公园。这些代表城市面容的建筑,姿态各异,顾盼生辉,走近看,一个个都令人震撼。在局促的香港,颇有典型意义的是海洋公园。海洋公园,虽没有多少了不得的风景,但临海而构,在山上造出海底世界,足见香港人整合一亩三分地的聪颖智慧。

不过,港人住的不是想象的那么宽敞。用江浙人的眼光来看,香港普通市民的卧房,简直如小玩具。价格却令人咋舌。花同样的钱,在江浙城市,可买有天有地楼上楼下的别墅,在香港只能买一个“鸽子笼”。

陪我们的女士,是内地宁波到香港闯世界的单身白领。骄傲地让我们猜,她买的房子有多大。有猜100平米,有猜150平米,还有猜300平米的。衣着光鲜的女士,微笑地伸出四个手指,同行的人目瞪口呆,失声惊呼,哇!400平米。女士娇嗔地说道,不不不,40平米——一个“蜗牛壳”,真是大跌眼镜。

至于市民家的宽敞华丽,那其实是香港影视剧中的东西,是不太真实的。富丽堂皇的豪宅,是属于香港有钱人的,普通市民没那么奢华,也奢华不起。不过,这倒容易理解,国际大都市香港,毕竟是寸土寸金的地方。

看到现在的香港,很多人会在心里惊叹,中国改革的力量,发展的速度,近三十

年来的巨变。因为,至少从外表和体量上看,内地的许多大城市,与香港的距离正在不断地缩短。

三

香港最美的是夜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香港是属于夜晚的。

入夜,华灯初上。活色生香的城市,在夜幕下开始苏醒起身,妩媚香艳起来。仿佛眨眼之间,一幢幢建筑,披上闪光耀眼的珠链。城市浑身上下,珠光宝气,到处流光溢彩,璀璨迷人。

白天的城市森林,在夜晚的霓虹辉映下,完全成了灯的海洋,变得气势恢宏,魅力四射,光彩夺目。维多利亚海湾两岸,灯火蜿蜒,岸上的车流人海和海里的豪华游轮,相映生辉。无数灯火,把“东方之珠”装扮得分外妖娆。站在太平山顶,对着灯火里流淌滴银的视觉盛宴,肯定有许多人会情不自禁地感叹,人类梦幻般的杰出创造。

灿烂星河里有什么? 富贵豪门的夜宴,觥筹交错的繁华,宾客如云的豪奢,丽人脉脉含情的双眸。兰桂坊、苏豪区酒吧杯子碰出的脆响,啤酒瓶里冒出的酒花,夜总会迪厅里热辣的劲舞、激情的宣泄,城市男女和来自异国他乡的人们多姿多彩的夜生活。

还有,红勘体育馆台上穿着另类的歌星,披头散发、沉迷自恋的演唱,台下黑压压的歌迷,尖厉的口哨、狂热的叫喊、潮水般的掌声。在铜锣湾时代广场的购物中心,在油麻地庙街露天市场,一群群蜂拥而至的内地游客,东张西望的眼睛。

在明灭的灯火中,物欲横流的夜香港,灯红酒绿,七彩流波,扑朔迷离。

在我看来,香港的夜之所以美丽,不仅是因为美轮美奂的熠熠星光,可能也是因为,炫目灯火里的夜,遮住了香港一些晦暗却现实的东西,使人们可以在夜色中看不见的角落,或朦胧的灯影下,借助美酒咖啡,暂时忘记生活中的种种不愉快。同时,对无法把握的明天和未来,产生连绵的美好憧憬和希冀。

四

过去人们说,文学和财富是对立的。世上没有多少人,因文而富,而一生为文,穷困潦倒的倒是不少。财富流淌的地方,向来是文学的沙漠。所以,有人说,香港是文学沙漠、文化沙漠。香港人富而少文。

这话值得推敲。事实上,背负文化沙漠恶名的香港,从来也没缺少过文化和文学,不仅如此,香港文化是颇耐人寻味的,而香港文学则自成一体。

香港的山水有幸,文化巨人蔡元培长眠在此。许地山的墓,如今依然默默伫立在薄扶林道华人墓园。多病的女作家萧红,最后的归宿,便在潮涨潮落的浅水湾。穿过荷里活道,再往前,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小礼堂,是鲁迅八十年前演讲的地方。薄扶林道,有一座小洋楼,那是雨巷诗人戴望舒曾经住过的“林泉居”。相邻的学士台,施蛰存在此驻留过。茅盾、巴金、夏衍、张爱玲、徐悲鸿……多少文化人的足迹,踩过香港的土地,香港至今没有忘记。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没有文化的城市,也就没有灵魂。文化如水,泽被万物,润物无声。一个领先世界潮流的城市,怎么可能没有文化呢?在香港城市深处,多元、接纳、宽容、竞争、土洋结合、中西合一的独特文化,滋润着一代代香港人,正是这些浸入港人血液里的东西,造就了今天香港的生生不息和繁荣发展。

香港文学的自成一体,只要看看报纸就知道。据说,每年报纸上的专栏文字有18万篇。读报纸副刊上的文章,最明显的感觉,大多短小精悍,惜墨如金,不似内地洋洋洒洒的散漫。

想来文章总是要反映时代的,香港是个快节奏的社会,写文章,当然不允许慢慢铺陈,等不得过多的起承转合,需要直接刀刀见血,迅速切中要害。读文章的人,也厌烦啰嗦的说理,旁征博引的芜杂,所以香港散文拐弯抹角的少,无病呻吟的少,道貌岸然的做作少,大多直陈胸臆。但内涵意蕴却多丰厚,并不单薄。且个性鲜明,视野开阔,思维新潮,不乏清新隽永之作。



文章是人写的,人是要适应社会才能生存的。报章希冀这些短小生动的文章,抓住忙碌的港人眼球。裹脚布似的长文,读者是没耐心的。等着稿费开饭的文人,深谙此理,故此下笔往往辞约意丰。香港文章的短,可看作是现代商业社会的生存法则,或者是香港人短平快的日常生活,在文学家园的必然反映。

五

一位香港作家,从日本回港,在飞机上听到邻座熟悉的乡音,兴奋地投以微笑,谁知对方却鄙夷地送来一句:黏线(神经质)。充满功利的香港,连陌生人善意的微笑,都被当作不怀好意。世风不古,人心如斯,令人讶然。

在世俗的香港,在世故讲求实际的香港市井,不抵事的善良与微笑,无用的口惠好话,从来都是不合时宜的奢侈。顾好自己,少去管他人,是人情之冷漠?还是一种现代的文明?似乎早已约定俗成。

在这里,追逐财富才是永恒的话题。一切与金钱有关的东西,总是生机盎然。买一张六合彩券,虽然只有七百万分之一的希望,近乎水中捞月,但美丽的发财梦,谁也不愿醒。而对赛马,这一与慈善挂钩的公开赌博,港人更是趋之若鹜。对赛马的狂热,与其说是港人对慈善业的奉献,不如说是对金钱梦的执著。

在很多香港人的眼里,人生苦短,唯有金钱千古不灭。有钱便觉得自己有面子。正如香港作家林燕妮说的,在香港,才气不会令人钦佩,财气才能吸引别人亲近。

九龙尖沙咀,有一个全球最繁忙的厕所,港人的杰作,著名的黄金屋和金至尊,每日人流如潮。金碧辉煌的厕所,纯金锻造的马桶,拍一张照 20 元,年收入超过 1000 万元。连巴西球星罗纳尔多来港,港人也不忘请他在金马桶上坐一坐。对金钱的崇拜,港人向来一点也不掩饰,更不会羞答答。

夜 读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翻检历史，无论是在唐宋的夜晚，还是在明清的烛光里，都会看到一幅文人士子寂寞寒窗的夜读图。凿壁偷光，囊萤映雪，头悬梁，锥刺股，咀嚼这些代代相传的勤学故事，无一不弥散着夜读的芬芳。的确，埋首经史子集，挑灯夜读，是每个读书人的伴侣，无论是在竹筒塞屋的古代，还是到处电脑的今天。

秉烛夜读演绎的故事，可谓不绝于书。“坐对韦编灯动壁”，在历史的书页里，夜读，可能是红袖添香的浪漫故事里，一篇艳丽的短章。也可能是，无声的雪夜里，叛逆思想一次冒险的游历。但是对于破帽遮颜的田舍郎，对于日日“白菜青盐糗子饭”的穷书生，灯下捧卷，最终只不过是，蓬门草舍通向帝王家的一条拥挤的人行道，是他们敲开重门深锁的天子堂的一块厚砖。

而对于现代人，那些颠簸商海，奔走官场，整日仆仆风尘，在追名逐利的崎岖世路上，饱受风吹雨打者，夜读则是四处游荡的心灵安静的回归，是一剂疗救浮躁、浮华和虚荣的清涼散，是一种快乐的修炼，是人生应该栖守的一座美丽的精神家园。

白天，人事杂沓，利禄劳形。捧书而读，不仅难以有时，也太过

高古,不合时宜。只有夜间,市声散尽,关上房门,躲进书斋,才能放下白天奔东走西的匆忙,捡拾起人生的从容,在字里行间,找寻一份属于自己的奶酪,填补空虚干瘪的精神皮囊,消磨长夜无眠的时光。

此时,不必苦苦猜度上司的心事,不用担心同事异样的目光。行者无疆,思接千载。放胆张开心灵之翼,去幽州台,听陈子昂的千年一叹;登岳阳楼,看范文正公名垂千古的文章;划船到西湖湖心亭,和张岱一起月下赏雪。

书卷多情似故人。想晤谈先古前贤,看豪气吞云的“平戎策”,看悠然闲适的“种树书”,可去随心翻阅上下五千年。想游侠天下,笑傲江湖,管尽人间不平事,只要点击金庸古龙的“客栈”。不用发请柬,不用约时间,只要你愿意,德隆望尊者,就会如约而来,平等地与你交流对谈。

和余光中共饮,肯定会尝到浓浓的乡愁。握一握钱钟书的手,他会告诉你,“学问

清代 蔡嘉《秋夜读书图》

